

浪花

文藝性月刊第六期

6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KDN 2263
吉隆坡合衆承印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浪花

第六期

出版者：浪花出版社
 編者：浪花編輯部
 承印者：吉隆坡合眾印務局
 出版日期：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
 本社地址：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 L.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馬來亞聯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263)

目

錄

- (一) 五十年代行列作家對文藝創作態度 — — 賽明申著 橡夫譯 (1)
- (二) 覺醒 — — 趙杜 (3-4)
- (三) 談「雜文時代」的雜文 — 宋東風 (5)
- (四) 夏郁的古來河慢慢流着 — 飛沙石 (5)
- (五)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 — 寒秋 (6)
- (六) 「黃泥土」讀後感 — 曉庭 (7-9)
- (七) 說「變」 — — 李茄 (9)
- (八) 詩詞雜談之三 — — 沙岸 (10)
- (九) 到奎龍去 — — 菁英 (11-12)
- (十) 奔走在黑暗小徑的人 — 艾華 (13)
- (十一) 哈米娜, 哈米娜 — — 流火 (13)
- (十二) 由狗談起 — — 向陽 (14)
- (十三) 請別把話兜問到底 — 少叻 (14)
- (十四) 阿基(續) — 依度士著 演映譯 (15-16)
- (十五) 表妹的日記(續) — — 麗雅 (16-17)
- (十六) 從一間建築物的窗口望出去 — — — 楊旗譯 (18)
- (十七) 「蘇武傳」讀後感 — — 鵠子 (19)
- (十八) 金榜斯南莪一得名的傳說(續) — — 鍾山松 (20-21)
- (十九) 火的道路(續) — — 史 (22-24)
- (廿) 關於「用心捧市場」 — — 錦順 (25)
- (廿一) 編餘走筆 — — — 編者 (25)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各種稿件：
 1 小說，詩歌，散文特寫，述記，雜誌，隨筆，戲劇，寓言，童話等。
 2 文藝理論，文藝批評，青年修養及鄉土介紹。
 3 外國及本國翻譯品。
 4 漫畫，木刻，素描，攝影等美術作品。
 來稿請用方格稿紙抄寫清楚，勿用兩面。
- (二)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如經本刊發表後之作品，本刊有權採用以出版叢書。
- (三) 來稿如欲退回，請附足郵費及寫上地址之信封。
- (四) 來稿請寫明作者之真實姓名及中英文住址，唯發表時筆名聽便。
- (五)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 (六) 請勿一稿兩投。
- (七)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 (八)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 (九)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JAYAKAN BAHASA KEBANGSAAN



五十年代行列作家對文藝創作態度

賽胡申著
橡夫譯

五十年代行列作家在第三次馬來團體語文會議裏，其備忘錄開頭便如此指出：「打從一九五零年成立時開始，五十年代行列作家的活動便有一定的態度……和鮮明的立場，認為語文與文學是獨立鬥爭中以團結國家的工具，語文與文學也是促進人民思想的工具，適應於社會平等、繁榮、康寧與和平的生活理想。」這正符合了五十年代行列本身的目的，那就是「語文與文學是人類朝向獨立、平等、繁榮、康樂與和平鬥爭中的工具。」很明顯的，這五十年代行列認為文學負有一定的任務，而不是一種「供娛樂，……使感情望向雲端高飛幻想」的工具。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許多亞洲民族獲得解放的時代，馬來亞也開始了要從英國殖民地主義者解放的活動。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成員，曾參加過左派的政治活動，其受到的會有一種強烈的願望，要以文學來繼續其受到挫折的鬥爭理想，而且他們也察覺到，語文發展的關鍵之一，在於要有一個不壓迫其地位的環境。這種環境的實現，只有當獨立到來的時刻。當這批青年文藝工作者研究馬來文學與語文之發展歷史時，他們看到了一過去政權還操在馬來統治者手中時，馬來語文的發展是在靜止的社會情況之下。所以這一點也不使人驚奇，在第三次語文會議中五十年代行列作家提出了以下任務：

1. 努力奮鬥，使政權重新掌握回來。
2. 殖民地之教育及行政制度應消滅，代之適合獨立國家願望的新制度。
歷史已經證明，由於馬來亞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之下，英文便在各方面都受到重視。通過各方面如教育及統治機構，英國統治者得以擴

大英文之用途。而當地人民的語文却不給予發展，任其小學教育在混亂中枯萎。從這個角度看來，五十年代行列作家的態度是鮮明而適當的，唯有政治上真正的獨立，才能讓馬來語文得到獨立和廣泛地鼓勵發展——在這條件之下，這語文便接受為國語，不管是五十年代行列、馬來語文委員會或是其他團體都不會取得成功，甚且會遭遇失敗，倘若沒有一個鼓勵馬來語文廣泛地應用的統治……五十年代行列對這點看得很清楚，這是他們感到應為獨立而鬥爭的原因。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并非是一個政治團體，他們的成員不是直接從事政治解放鬥爭的政治工作者，他們只是一個文學團體，承認其本身的成員只不過是文學的愛好者罷了。政治上的鬥爭，應通過政治團體及政治領導去進行。那麼，這批青年文藝工作者的任務在那裡呢？他們創作了詩歌，寫下了短篇小說，通過這些，他們得以把追求民族獨立的理想因素放進去，喚醒廣大的讀者。這意味著文藝工作者的任務重要性在於和政治改革者攜手并肩，喚醒社會，實現他們的理想，點燃起獨立鬥爭理想的火把。

這批年青的文藝工作者不僅為祖國的政治獨立而鬥爭。他們還要把這個社會從弱化的、阻礙前進的重重束縛中拯救和解放出來。他們堅信，這理想只有當人民有了進步思想時才能獲得。因此，他們肩負起一個任務：一促進人民思想的進步，使其適應一個平等、繁榮、康寧與和平生活的理想社會。——當這批新行列的文藝工作者把視線和注意力朝向周圍環境時，他們看到這社會仍然堅固地給根深蒂固的舊禮教和風俗困圍着。荒謬的信仰窒息了他們，貧窮

與災害廣泛地壓迫着大部份馬來人。明顯地，這現實社會中存在着各種各樣的醜惡，弱點和卑鄙。通過他們的作品，這批年青的文藝工作者希望把馬來民族從災難的洗劫中拯救出來。東華華爾已經非常清楚地分析這立場，當他說「人民靈魂之所以凝固、僵死、把命運交給上帝的意旨是因為生活的壓迫、生活的狹隘以及教育之缺乏。現在青年作家的任務是摧毀那腐朽的思想、毒害的只會交給命運和神旨的思想、以及相信那毒殺他們靈魂的幻想，而載之以明確的、直接的、健康和堅定的思想。」這是喚醒人民朝向自由進步思想的方法之一。可惜，甚麼是一明確的、直接的、健康和堅定的思想，——東華華爾及其他作家成員都沒有清楚解釋。

無可否認的，這些年青的文藝工作者所感受的是活生生的生活事實。當他們看到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時，他們覺悟了。而且他們要喚醒廣大的人民覺醒起來。因此，他們便盡量描寫社會中的一切醜惡，使人民對本身的處境有所覺醒，萌發了改變本身命運的願望與要求。不僅要盡量反映所目擊的醜惡的一切，這些青年文藝工作者還嘗試要分析這種環境之所以形成之，如何基於其所崇拜之信仰和思想去進行改革。正如阿斯拉夫所指出，新行列的作家們不應該重步「馬來文學舊行列的後塵，只會粉飾其所處社會中美好的一面，讚頌馴良的、懦弱的、道德的以及虔誠的態度。」

不曉得（由於未有指明）那些人被阿斯拉夫常為「馬來文學圈子裡的舊行列」，倘若所指的是馬來語文協會中的小說作者們，那阿斯拉夫可就錯了。因為哈崙及阿都拉、西迪也經常反映社會中的醜惡。倘若阿斯拉夫對文學創

作的要求是如此的話，在這兩位工作者之前，也早有了敢於描寫社會醜惡的作者。譬如文西、阿都拉便曾廣泛地描寫了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的醜惡面，乃至於被控缺乏同情心，喜歡輕視馬來人。由於一部文學作品應該去反映該時代社會中之真實情況，那麼，舊作者去描寫好的如慈善、剛良的性格又有甚麼錯誤呢？

其實，阿斯拉夫是非常希望見到青年作者的文章帶有現實主義的。但現實主義并非只意味描寫社會的其中一部份，把其他一切置之不顧。真正的現實主義，是從現實生活各個角落中採擷，各種題材都同樣拿來選擇，使題材的選擇深入各階層。當一部作品出現時，便形成一幅小小的、反映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的生活畫。一位作者的偉大，在於靈活從現實生活中擷取或選擇題材，如何把它提供出來，使其不會遺漏，僅描寫某種虛偽情形。一部有價值的文學藝術作品，一定包含了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來的題材，以動人心弦的情感與思想去細心雕刻，塗抹上滿足人類精神上需要的美麗的語言。假如只要求科學的貧窮與痛苦的圖畫，或一味剖析所出現的環境，跟隨改革路線，倒不如轉向尋求經濟學者的著作或社會學者。

其實，上面我們已經觸及一個一般青年作者在進行通過文學實現理想或一定觀點時所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創作內容不會損害或污染創作價值。當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欲通過文學爭取獨立和改革現實社會時，重大問題將會產生，比如：

1. 他們是否都一致同意其所理想的一切。
2. 他們的成就達至何種程度等等。
經常評述青年作者創作理想的阿斯拉夫，把五十年代行刊所奮鬥的理想稱為「為社會而藝術的理想，關於這個理想，所有上述成員——Keris Mas, Masuri S.N., Tongkat Warrant & Awamil Sirkam——都同意這點。他們對實現這個理想的方法也未爭執。為了爭取獨立，他們在詩歌及短篇小說里，歌唱及呼喊出

民族的精神，為了社會的進步，他們把視線放在低賤的，受歧視、受痛苦和受壓迫的一羣。他們是很錯誤的，要是他們認為只有通過這條道路才算是立足於現實中。因為正如 (Nehru) 所指出的，舊時代的作者，他們歌頌社會中的美好，但仍然是立足於社會現實中。題材對文學作品來說是不受限制的，且應盡可能廣泛地反映了生活。

關於這點，漢薩與阿斯拉夫之間曾有着極大的爭執。漢薩反對為社會而藝術，他認為這樣可以避免把文學創作變為執行某種思想和信仰的宣傳工具。他直接推測，比如阿斯拉夫，由於提倡文學應推動把馬來社會從舊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任務，這意味五十年代行刊的青年作者，應該以文學來扼殺馬來人對宗教的信仰，因為這種信仰也來自舊社會中。這種推測之產生是由於阿斯拉夫積極地認真地為其理想而鬥爭，且提出了一喚醒人民大眾、使適合時代需求，不能再再悲嘆或歌頌、盲從教條和箴言。人民不能再給予空洞的理想，把現實粉飾起來，馬來民族現在一定要給予新思想，使他們自己會思想、判斷、乃至於行動，不再懼怕及束縛於各種落後的舊風俗習慣魔鬼，它已經世代代植根於他們的靈魂里。

漢薩和阿斯拉夫的爭論越久，他們所提出來的意見就更清楚，有時甚至過份的。阿斯拉夫非常之渴望以文學作為改革社會的工具，這社會在他看來十分醜惡；而漢薩，由於誤解阿斯拉夫的真正目標，乃至於一點也不肯接受阿斯拉夫所提出來的意見。又由於一點也不肯讓步，這爭論便一直拖延，甚至，涉到道德問題，結果導致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分裂。這是不會有好處的，假如堅決要清楚劃分純粹為社會而藝術抑或為藝術而藝術。這種區分是為的，因為文藝的創作實際上已滙合了他們兩人誇大的態度。
以文學作為教育或喚醒社會的工具，并由

此而建一個各社會成員都具有更變生活觀點乃至生活方式的環境，在馬來文學界來說并非一件新奇之事。賽益、西克 Syed Snek——在馬來亞常被稱為馬來小說之父——便以他的「堅貞的愛情」來發揚進步的宗教見解，同時使其適合於時代的演變。以此，他希望普遍地得以改變馬來人對生活及宗教的態度。賽益、西克所提倡的也被魯菲 (Ahmad Luth) 忠心地奉行。他描寫了社會中各種熱門的問題——比如娼妓問題——其目的最低限度也要喚醒及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以及其他有關方面對這種問題的注意。在英國，十九世紀時有一位極偉大的作者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便寫了好幾部反映當時英國混亂社會情況的小說。并非他們所有這一切都鼓勵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所提出的，帶來了為社會而藝術的潮流，而在於他們本身對生活的態度及信仰罷了。「不宣稱本身是基於人道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却站在本身民族立場上，不說本身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追求社會的平等與幸福。」他們要通過其作品把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觀點傳播開來。

有一件事是很使青年作者煩惱的。即如何才能把他們所提出的意見與理想，溶滙到真正有藝術價值的作品中？阿斯拉夫也承認「文學是一種藝術，最高的藝術作品必需是高度的優秀品。最高藝術的評價基於包含在藝術中的目的。但這目的必須依附在藝術形式中，使其目的的看不到而只能感覺到。」賽益、西克與魯菲已經過份講究其理論，乃至於不僅愚弄甚至損壞了其小說形式和沾污了其藝術創作。狄更斯也常犯上這種錯誤。假設青年作者未有高尚的傳統藝術，如何能把材料加以輕重區分，而又能避開使藝術價值墮落的批評？看來，唯有具有特殊才能之青年作者才能在這方面取得勝利。然而他們也無需由於一個國家在一個世紀里只有一位 (Tolstoy) 或泰戈爾 (Tagore) 而失望！

稀罕得到什麼。我只感覺到，幫助別人解決困難是快樂的，這種快樂和得到東西的快樂是不同的。

「哈！說你傻瓜十足是傻瓜，看得見的東西不去『撈』，那些看不見的快樂要來做什麼，又不能當飯吃，你們這些後生仔就專門愛做這種好管閒事的傻瓜。」

亞仲總算抓到機會挽回剛才失去的威風。亞平也了解頑固的哥哥並非三言二語所能說服過來的。為着時間已很晚，明早還要上工，便不想多講地道：

「你是不能了解我們的所做所為是怎樣的好，不過總有一天，你會了解的。」

「唔唔！會了解的？會了解的？」亞仲最後還是風涼地結束這段爭論。

第二天一早，亞仲跨了腳車上工去了，來到昨晚倒了大樹的馬路上，許多人正議論紛紛。屋子差點被大樹壓到的老婆婆，看見亞仲由遠而近，急忙喚住他，並高興地向大家說：

「昨晚，就是他弟弟亞平和一班後生仔，把這棵樹連夜鋸掉，我看他們斧頭不利，砍得很辛苦，就把鋸那些比較買回來燒的柴頭柴尾的鋸借他們，沒想不到一天工夫就鋸好了。今天很多人問起我，昨晚誰這樣好心，使大家今天沒一點麻煩地順利通行。我總不怕人家說我老了說話愛囂囂，一個說完又向另一個說。他們都和我一樣，心中非常感激他們。唉！可惜我老了，不能好像他們這班後生仔，有氣力好心幫助大家。」

平時很討厭老太婆一談就噲哩噲囉麵線樣長的人，今天却很破例地傾聽，時不時還稱讚亞平等人的行為。

雖然老太婆等人是感激及讚揚亞平他們，做哥哥的亞仲也懂得是弟弟的事，但奇怪地他旁聽了也感增不少及快樂非常。這時他內心開始慚愧，開始領會感受那晚弟弟所說的話，這種看不見的快樂是不平凡的，是偉大的。

傍晚，亞仲與家人吃了晚飯，早上的事給

他象太深了，使他如做錯事被人懂得般坐立不安，看着在木椅上讀書的弟弟，不向他認錯嗎？心裡難過極了，正在躊躇地步來步去。

「哥哥！有什麼事不能解決是嗎？」

「哦！……呵……沒有什麼。」弟弟突如其來的問話，使他防不勝防地支唔不去，走到門後取了一大筒竹煙筒，在門外條檯上咕嚕咕嚕地抽着煙。

機靈的亞平見了哥哥的態度，即刻猜疑哥哥一定有解決不了的事在身，絕不會如同答那般麼簡單無事。便丟下手中的書本，走近哥哥身旁，從他手中取過煙筒，坐在他身旁誠懇幽默地問道：

「哥哥，你是懂得弟弟是個愛幫助別人解決困難的傻瓜，雖然我們常為一些事情爭吵，但如你有什麼事情不能解決，我這傻瓜一定捨身以赴，共分憂是義不容辭的。」

「弟弟的關心，令亞平的心更難堪，想起以往百般為難責怪弟弟的正常行為，他不但記在心，相反的還關心自己，真是相形見拙了。他猶豫再猶豫，不知講好還是不講好，望着弟弟迫切的眼光，終於他內疚地說了：

「弟弟，其實並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情，只因為今早我出去，在你們砍大樹那邊見到你許多人非常感激你們，我才知道昨晚不該責怪你。今早的事實，我想了一天，想起以前對你的態度，實在慚愧，我太自私了。終於好像你所說的，總有一天會了解你們所做所為是好的，那種快樂是偉大不平凡的。」

「哦！哥哥你才隔一天就了解我們了。」

亞平見哥哥變得這麼快，他真感謝現實的偉大力量教育了他。亞平也了解後悔的人是很須要人家原諒的，便安慰地道：

「哥哥！我不會怪你當初的態度，我也懂得我們一些窮人會有自私的觀念，全是生活苦，關注本身的利益為重，因此才忽略了除照顧自己之外，還必須盡力去照顧和我們同樣命運

的人。我們要怪只能怪這個充滿自私欺榨的社會，使我們為了生存也擁有自私的思想。」

「唔唔！……」亞仲多少領會地點點頭。

亞平見到哥哥已開始漸漸地覺醒而高興，便繼續地道：

「我和亞狗仔他們這樣喜歡幫助別人，是因為我們有理想和信仰，希望人類過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沒有欺辱，沒有迫害，彼此共患難共甘苦的美好生活。」

亞平看着哥哥眼睛現出迷惑不解的樣子，才領悟話相當抽象，便又道：

「假如人類能好像我上面所說的，那麼上次芭尾火燒屋，就不會有人趁火打劫，也不會有人袖手旁觀不參加搶救。而在人們總動員之下，屋子是不會燒得這麼多，損失也不至於這麼慘重。」

「哦！是這樣的，好是很多，但目前又有幾個會好像你們這樣思想呢？」

「雖然只是少，但慢慢地一個影響一個，漸漸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久了自然會慢慢多的。因為真金不怕火燒，對的真理經過時間的考驗會愈來愈多地被人相信而採用的。」亞平嚮往地說。

亞平聽了弟弟的解說，搖頭表示不大相信。弟弟他們的力量能影響整個國家社會。

亞平也了解初擺勝利已至上的哥哥，還須長久慢慢分析才行，假此一下子講太多，會導致混亂而已。因此便把話題牽開了。

從此，亞平更加充滿信心，他們憧憬着人類自己把人與人之間的卑視、欺騙、偷盜、壓迫、剝削、貧窮消除掉。憧憬着全人類動員起來，向自然界開戰，排除一切火災、水災、旱災等所引起的災害，使人類的財富日益增加，取用不盡，人人過着和平幸福的日子。

同時，亞平還時時地堅信：

「雖然一些人還不了解我們，但總有一天，會好像哥哥這樣覺醒過來的。」

談「雜文時代」的雜文

… 宋東風 …

星洲「文藝生活」創刊號在「編者的話」里發出呼吁道：『我們也希望馬華的雜文家，重握你們犀利的筆桿，因為這依然是「雜文時代」。』

這話是對的，不錯，目前還是「雜文時代」。

但我們環顧一下文藝界，雜文的創作和出版，真的是日漸式微了。粗粗一想，大概由於雜文這類作品的產生，是「感應的神經，是大攻守的手足」，常要針砭時弊，這又是與現狀不合的吧；至於為人憎惡，難於發表，更不待言了。還有，一到徒托空言的大作家，手裏，則不滿其短小的形式；雞零狗碎，妨礙偉大作品的產生；也不滿於它的戰鬥性，所以，弘揚此道者，人手的確少之又少。

雜文，這短短的幾百字，看起好像是很好的東西，否則阿狗阿貓之流，豈的容易揮一揮就成雜文？雜文，所以熱烈的作者也必須具備一些非具有辨別的時候，是它最易看出的，但它的內容，是必須做到「形象與典型，設境的豐富，舉例的切合現實，寫出好的雜文，並非容易的。」所以，要寫出好的雜文，並非如

這樣說來，是不是在「雜文時代」的雜文都通起來呢？并不是的。目前，在文壇上還有許多不通的雜文在。

一，我以為對於現實的歪曲的雜文，無論它如何義形於色，都是不通的，例如對自殺者一律詆為弱者，喋喋不休，但對於驅使人自殺的萬惡的社會環境，却不發一矢一石。還有，顛倒朝代，混淆是非，硬說什麼「楊雄聰明過人，同樣由於『多口』而被曹操殺了」這種歪曲歷史的嚴重性，正與歪曲現實一樣，其本身的文章都不通，在於讀者就不懂了。

二，盜用雜文這文體來攻訐對手，企圖報私怨，將對手塑造造成可鄙的角色，以顯得他自己一表非凡，例如有人自編自作自印，以圖不朽，一面又裝出虛心接受他人的批評的模樣，但一到不合尊意，就誣陷對手：「……應與黃色作家，御用反動作家等同視為毒虫，被清除之列」。這的確威武得很，大概這種文體也可算是雜文吧。但惜哉，這不過是以它做「敲門磚」，攪污泥的勾當吧了，離雜文的境界還遠得很。

此外，如舉旁証的荒誕，滿篇昏話，不知所云，都是不必細言的了。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有偉美壯觀的雜文出現。

夏郁的古來河

慢慢流着

飛沙石

古來河，那麽安靜地，雄壯地，在古來山的身旁，它蜿蜒地伸長流着，流着。流水潺潺的聲響，給平靜的山城籍添了朝氣帶着新的期望。

古來河，輕盈地流着，像愛撫着子女般溫存，你的子弟勤快地勤親切報以親暱，他們辛勤地在你的周圍建立了家園。每日與你一起呼吸，一道生活，即使生活上清苦些，然而能有你清脆圓潤的淙淙水聲相伴，足於慰藉與調劑疲憊及忘却生活的不快。

每當生活上不愉快，申述苦衷，並聆

聽着你那雄壯而充滿親切慰言，重振萎靡不已的情緒，向生活展開新的戰鬥。

你可愛忱熱的子民，無數次聽過你的咆哮、怒吼、控訴：這社會太不公平，必須徹底剷除，連根拔起。於是，他們接受了你的忠言與至願，紛紛地投身大洪爐，負起艱巨歷史任務。

你周圍的子民熱血在沸騰，翻滾，以堅強無比的意志向那兀鷹展開，這使到兀鷹恐懼，哭泣，漫延着，這使到兀鷹恐懼，哭泣，漫

這些未來的種子正在散播與萌芽，

你總是有着新的希望，在散播與萌芽，

水不能減少你的夏郁與安穩，可是

影子，那不是你容易忘記的，在腦子

再投回你的故園，你的家園，你的

今日，雖然你的家園，你的家園，你的

一個高潮，一個醞釀另個咆哮的

你的子民並不因此灰心，氣餒的，

爭形象則深深烙印在人民的腦海。

你的子民並不因此灰心，氣餒的，

另一個高潮，一個醞釀另個咆哮的

你的子民並不因此灰心，氣餒的，

你的子民並不因此灰心，氣餒的，

這批國家的棟樑，可以承啟前人的先志，在未來另一次的咆哮中，是一枚極有效的利器。

鷹們在你的身上，建一座雄偉的橋樑，實質是方便他們運送奴役人們的工具。

古來河呀！你夏郁的流呀流，流着，你就暫時忍受吧！你那熱忱的、你就暫時忍受吧！你那熱忱的、你就暫時忍受吧！你那熱忱的、你就暫時忍受吧！

記的，人民是永遠的（心旁）記的，人民是永遠的（心旁）記的，人民是永遠的（心旁）記的，人民是永遠的（心旁）

的，洗淨你蒙受的夏郁，讓你的身勝

利，沾上光彩，同時使那長年累月的

河水上化為美麗的浪花，夏郁的

相慢化為一天，不要夏郁吧！堅的

正美的旗幟在你的身上飄揚着。



「黃泥土」讀後感

。曉庭。

(一)
近來，沈寂的馬華文壇，又掀起了「出版熱」的熱潮。緊接着論文集「為人民而歌唱」的出版，許多各種體裁的短篇專集，都先後面世了，尤其是在小說方面；「青春曲」、「熱愛土地的人」和「黃泥土」，都可以稱得上是「相當水準」的作品，這誠然替馬華文藝增添了一批寶貴的收穫。

筆者也和大部份熱愛進步文藝的青年一樣，深深的為一股抑制不住的喜悅所激動，因此便很不自量力的，在這裡提出一些很膚淺的意見，想跟大家共同研討，有關黃泥土的一些創作技巧的問題。

(二)
從小說的體裁來說，它給了大家一種比較新鮮的感覺，因為它給讀者們開拓了廣大生活視野的另一面。從那裏，我們知道了在鄉村里所存有的那一股舊勢力，正受到逐漸強大起來的新勢力的水位的抗爭，而這種抗爭，正越來越有利於新勢力的發展。這可以從主角「阿貢」的轉變看出。

全時，作者也企圖通過一些鄉村文化工作者的典範，來歌頌存在於現社會的一批進步份子，是怎樣忘我的，為大眾的福利而努力。

但是，由於作者並沒有更深入的描繪舊勢力人物的背景和生活狀況，所以這些舊勢力，在讀者的面前，只是模糊的一片，甚至於給讀者有了一種錯覺：以為鄉村里的舊勢力，只是像「煙屎高」和「和尚」這類的流氓頭和幫兇。他們只是經營賭館，抽大煙，喝酒與收「保護費」的一羣，可是，實際上這些人還是屬於

在現社會下的被剝削者，他們的那種「無法無天」的勾當，還不是鄉村人民的真正對頭；雖然，作者也有應用了幾筆構成了一個貪利和無恥的「暗牌黃」的形象，可是「暗牌黃」最多也只能給人們一種普通的皇家人的可惡面目，而不能更深入的，更具體的描繪出這個社會的本質，和利用這個社會制度，來進行各種剝削的手段，以達到少數私人利益的那些人民的真正敵人。

另外一方面，作者也沒有深入的，具體的描繪出屬於新勢力方面的人物的真正面目，以及他們進行鄉村文化運動的崇高目標。

雖然，作者也曾經過這樣一段的描寫：「……畫上兩個昂昂着頭的勞動英雄，顯現出勞動的樂觀主義精神，畫題寫着：『把青春獻給祖國』。陳維跟阿貢解釋了畫的意思後說：『你也有機會像他們那樣，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有這樣的生活了！』阿貢直望着畫不放，希望有一天真有這樣的生活多好。……」

但這也只是僅有的兩段文字，而且在結構上並不能很好的與前後聯繫的一段。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看到新勢力的鬥爭——一場不能和解的鬥爭的具體情形。因為在這方面，文章只有通過雙方爭取「阿貢」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煙屎高」與「和尚」的衝突事件，以及「煙屎高」對阿貢所下的毒計，能夠看出雙方之間的矛盾，但是這些都不是主要的矛盾，因此代表着新勢力的鄉村會方面的人物，也從來沒有和代表着舊勢力的「煙屎高」(?)等方面的人物直接衝突，而相反的，「陳維」等

鄉村會人物，在很多場合下，變成了雙方衝突的調節人，難怪「阿貢」一直覺得「陳維」太懦弱，而筆者也不敢贊全，他在小說中的很多場合下所發揮的作用。

根據以上的分析，如果作者想通過這本小說來達到：反映鄉村里的新勢力的鬥爭的話，那麼它所給予我的印象是模糊的，不夠深入的。如果說，作者所謂的「舊勢力」，只是屬於煙屎高這類人物的話，那麼這本小說的創作意義，便要打一個很大的折扣。因為像煙屎高這樣的人，在一定的程度下，還是被爭取和被團結的對象，所以過份渲染了這類人物的可惡性質，是不實際的，而實際上，這種誇大也是不符合現實的。

不過，作者却在這本小說中，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儘管有些人像阿貢或者添目一樣，曾經是流氓出身，可是只要他們的本質仍不是為虎作倀的一羣，他們仍舊是可以爭取的，而且是值得爭取的。作者也歌頌了鄉村文化工作者的高貴的品質，但是由於作者在刻劃人物及情節處理方面的某些弊病(稍後再談)因此在這方面，並不能讓讀者存有非常強烈的印象。但是，在作者筆下的一羣屬於勞苦階層的人民，如陳老伯，臭頭的父親等，倒是很容易的引起讀者對他們的好感，從而培養讀者們對廣大勞苦階層人民的愛戴心，以及敬仰他們那種仗義執言的態度。這是作者成功的一些地方。

(三)
基本上，這本小說的情節都沒有不合理的

居的事，結束得太容易，那倒不是筆者所能理解的。

這本小說的結構是很緊湊的，從阿貢出獄到他第二次入獄，一共十一章的文字里，幾乎每一章，甚至每一段文字都是圍繞着有關的主題描寫的，因此，小說中的大部份文字，都成了不可缺少的部份。

作者的人物對話，都能夠適應各人物的性格、出身等情況；比如從阿貢的口里，我們聽到了：『我們愈怕人家，人家愈爬上我們的頭上，到那時，我們給人欺負到下世人不必出世！』

『他要跟她拿金器，她不給，他就去打大獄，還說打死她。大獄的母親罵他，他就打她。大獄很傻不會幫她母親。』看，在我們的眼前，似乎就出現了一個鄉村的小孩子在報告着『診聞』給他的老師聽的神態，是多麼憨直，又多麼天真呀！

作者在應用語言時，除了有上述的優點外，還能採用了一些生動的民間諺語，和一些方言的詞彙，貫串在角色的對話和人物的描寫方面。比如臭頭的父親就有過這樣的幾句對話：『我說嘛，煙屎高只不過是『貓頭鼠尾』、一碰就縮頭縮尾。』

至於方言的應用也相當普遍，比如『散仙』、『古里間』、『三張』、『鑄』、『聽講』等等，都使到這本小說顯得更加通俗，也顯得更加生動。

在景物的描寫方面，作者都能在適當的時候，為了襯托人物的心情而描寫，所以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景物，都是有生氣的；同時由於作者的筆相當樸素，因此着墨雖然不多，倒也勾劃出一幅又一幅的動人景色：

『……陽光照着整個村子，射在每個勞動者的臉上，雖然地上是乾涸的，但陽光却是暖洋洋的，每個人的臉笑呵呵，每個人的心像浸過蜜露，溝是發爛，泥貢散發出來的腥臭，大夥兒並不介意，愉快的笑聲，貫穿整個村，嘍亮的歌聲賽過椰梢上的八哥。……』

……長龍又在滾動。

『水清了！』孩子們嚷着。

『水裏有太陽！』一位孩子用小手指向水溝天真的說。

『水跑了！水跑了！』孩子們沿着水溝奔跑，叫嚷。……』

以上所摘錄的，都足以顯示了作者的文章特色。

然而，儘管作者在語言的應用及景物的描寫方面有着很多的優點，作者有時候還是犯到了一些用詞不當及語言不切合角色生活的毛病。

比如在第三頁里，出自阿貢的口里的一句

話是：『我得洗個澡。』，暗諷黃會應用了：『彼一時此一時，……』；這些都與作者注重

應用大衆化語言與語言的準確性的努力相違背的。其他如：『蒼穹』、『端詳』等較深澀的詞藻的應用，也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有時候作者的某些詞句也顯得不合理，譬如：『陳老伯用手抓下他那頭髮稀疏的頭皮』、『吃飽肚子』等。

但是總的說起來，作者在應用語言方面的趨向與優點，都是值得有志於寫作的青年學習的。

(四)

最後談到作者筆下的幾個人物：

一、阿貢：他是本書的主角，也是本書描寫得最成功的一個人物。阿貢有着一個普通流氓的出身，但是由於他有着一種正義感，雖然這種正義感有時是盲目的，所以，他雖然也染上了流氓的一些壞作風，可是那股近於盲目的正義感和他出身的環境，却使他不至完全變成一個與自己的出身相違背的人物。比如他在借錢時，只向較有錢的商人着手。有時候就由於看不慣其他流氓向小販的欺壓，甚至打回自己的兄弟弟人。這些優點，也都構成了這個人物由比較壞變成好人的條件，再加上他的朋友添目、陳維、以及鄉村會里的一些人的好影響，我們完全相信阿貢是一個能夠造就的人物。

在小說的發展過程中，阿貢從一個普通的事務幹事，成為了一項比較大的工作的負責人

之一，是完全許可的。這種讓幹事大膽嘗試而又能夠加以督促和鼓勵的工作態度，是一種值得大家效法的工作方法。但是雖然這樣，阿貢能夠參加一些集體的工作，可是却由於阿貢一時不能接受文化智識方面的灌輸，一些流氓性的行為還是沒有辦法克服；然而，這在他不斷進步的過程中，也是一種完全必然的現象。

我對作者的塑造這個人物，是完全贊許的；相信這一定是屬於作者生活範圍內的人物，也是作者所敬佩和所同情的人物之一，因此阿貢在讀者們的面前，並不因為他是一個流氓，而降低了人物的可愛性，相反的，阿貢的第二次入獄，更使我們反省到目前的一些實際情況。我們對阿貢將來的處境，也完全是樂觀的，因為阿貢已經逐漸成爲一個和祖國廣大受苦人民共呼吸的人物了，因此這個人物的被塑造，連全這本小說的『出世』，其作用是完全被肯定的。

二、添目：他是阿貢的好朋友。過去也是一個流氓，但也由於受到鄉村會這些人的幫忙，他已經是一個『改邪歸正』的正面人物了。作者給這個人物的性格是不夠明顯的，但是他却也是一個善良和可愛的人物。

三、福叔：他可以說成是添目和阿貢的房東，雖然他沒有跟他們收租費，而却還經常貼錢給他們用。根據作者的解釋，這個人物的錢是過去他在年青時『收』的。這未免使人吃驚，一個靠年青時收錢的人，竟能夠有相當富裕的經濟過下半世，這未免不是作者的破綻之一。其實，作者安插了這樣的一個人物，在情節上的不合理且不說，他在這本小說中的作用，也似乎太微弱了。如果這個人物能夠以他的過去，來懲戒這些後生小子，那麼這個人物的作用，又須當別論了。

四、陳維：他是鄉村會里惟一出來的負責人，但是，我覺得這個人物的描繪是表面的，概念化的：我們不妨從他在小說中的出場到完場為止，細細體味一下，到底作者賦予了他多少的生命力。雖然讀者很少從他的口里，聽到說教的文字，可是我們經常看到的他是：『嘴角掠

說「變」

李茄

過了微笑一、一笑着說一、「更深一層的問一、不放鬆的問一：作者對他的私人生活很少提到，如他有急事回州府，也沒稍微有個交代。我們所能了解的他是：一個高中生，有正確思想。他曾經出現的場合是：勸阿貢不要打架，糾紛過游泳。站在台上演講，還有曾經和阿貢比

因為陳維是一個對阿貢有着很大影響作用的人，而作者把他展示在我們面前的，却是那樣的蒼白無力。因此作者企圖刻畫的這一羣鄉村文化工作者的高貴品質，從而讚揚以及鼓勵的目的，也就顯得軟弱與不突出。也許這是由於作者還沒有充分掌握新寫實主義的寫作技巧的原故。

四、煙屎高：這是作者所刻畫的一個反面人物，他是一個流氓頭，為人卑鄙無恥，勾結暗牌，敲詐良民，但也是一個「貓頭鼠尾」的人物，不過由於作者對這類人物的體會，尚嫌不夠深刻，所以煙屎高也像陳維的出現一樣，只成了一個概念化的人物。

其實作者應該可以進一步闡釋這個人和他的賭博所給予村民的具體禍害；然而他所給予

人的善變，恐怕是其他動物所不及的。

「西遊記」六變：現呢？想「佛壇」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遊三想」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戒家的實」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八小」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豬小」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的起主一熱，即「以喊地」。

「西遊記」六變：現呢？想「佛壇」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遊三想」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戒家的實」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八小」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豬小」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讀者的視覺只是：「迷（目旁）住兩隻亂眼，狡狴地笑了笑」；這類近於公式化的描寫反派人物的，就像演戲時，演員經常把反面人物演成跳腳、奸笑等概念化的毛病一樣。也就因為作

只注意在表面的刻畫這個人物，以致使到這個人物的真正實質被模糊起來，而把這個人物誇大了的變成了一個舊勢力的代表人物。而

六、暗牌黃反而只成了一個被煙屎高收買的人物；所以暗牌黃的出現，却只是以一個普通的、貪污的、以至近於無恥的公務員，而在有意和無意之中，倒把人民的真正鬥爭對象給模糊，甚至掩蓋起來；

無疑的，暗牌黃的作用應該更加擴大，以至成為了他的「上頭」和舊勢力勾結起來的引線人，相信這樣一來，這部作品的積極性就會提高到另一個階段。作者對這個人物雖然只有淡淡的幾筆，可是暗牌黃的這個形象倒也相當突出，以致爆出了臭頭的父親那樣慷慨極端的

話：「皇家的人，皇家的人就是專門吃人不見血！」

其他幾個類型的人物：如臭頭的父親、陳老伯和闊嘴的叔叔；和尚和尖頭；還有闊嘴、

在強起的攷胎，不敢

「西遊記」六變：現呢？想「佛壇」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遊三想」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戒家的實」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八小」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豬小」而「不化」一語，也夫斯道出「龍」的變色。變色在「想」也！

黃泥土雖然有以上所說的缺點，可是我認

為它仍是一份量的作品，尤其在語言的運用上，有它突出的地方。

顯然，除了由於作者尚不能充分的掌握寫作的技巧的原因外，客觀環境所存在的重重困難，也是促使這部作品，不能表達得更透徹、更完整的原故。可是，它還是一部能初步達到新現實主義高度的作品，因為它不但反映了現社會醜惡的一面，實際上它也反映了人民要創造新社會的理想的心，以及在實踐過程中所發生的一些問題。因此，這部作品的被推廣和介紹，是完全值得，全時也是需要的。

最後，我謹盼望更多的讀者能夠提出寶貴的意見，大家共同磋商，共同求取進步。全時再勵的跨開他的第二步、第三步、……。



南北宋詞學的研究概況



沙岸

詞到了宋代是鼎盛時期，亦稱為詞的黃金時代。兩宋詞人，多得幾乎車載斗量，上至帝王卿相，下至倡優歌伎，莫不競作「新聲」。據一般研究詞的學者認為，宋代的詞人達至二百家以上，詞牌就有八百至九百個，詞作的數量當然不勝枚舉，由此可見宋代詞的盛況。

詞在宋朝之所以盛極一時，並非偶然的現象，而是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條件所制約的。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的，不過南宋和北宋的詞在風格上有所不同；北宋詞人是因為生於承平之世，得以從容謳詠，情文相生，詞旨和宛；而南宋詞人，因為生於亂離之後，形成他們無限感慨，所以情文相激，詞旨跌宕。

北宋詞壇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柳永以前，這時期的代表人物有范仲淹、歐陽修、晏殊、幾道父子等。他們雖是達官貴人，然則都遠紹五代時的「花間派」而近襲馮延巳，他們用婉約的風格和佳麗的語句來寫詞，形式可說完全是小令，但內容却未脫離「花間派」的範圍，他們主要是歌筵席上娛賓的工具，詞裏描寫他們閑適的生活和暮暉傷感的情緒，但只是要幾道的詞，抒情較為真摯，稍有自己的風格，可以說是「花間派」的最後一個作家。

（二）是柳永的時期，除他以外，還有其他的代表人物，如蘇軾、秦觀、黃庭堅等，這時期的作家各有長處，可以說宋朝的詞到了柳永的手裡，詞才有了初步的變化，內容也比較充實，於是宋詞的發展有了推動的作用，但真實的轉變北宋詞風的代表人物，可算是蘇軾了。他大膽的披露當時的社會醜態，在內容方面他是無所不入詞的，在藝術方面，形成了一種豪放的詞風，使詞擺脫了音樂的羈絆，成爲一種

獨特形式的抒情詩。但秦觀和黃庭堅的作風，仍然保持那種男女愛，離情別緒的圈子裡，不能離開晏、歐一派的舊路。

（三）是周邦彥的時期，代表人物尚有趙佶和李清照等人，他們都以藝術技巧上見長，但各人在嚴格的詞律之中，以清麗婉美的詞章寫出各人自己的心懷，並替南宋詞人開了一條生路。

南宋詞亦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詞的流行時期，在這時期的偉大詞人，首推辛棄疾和陸游。辛棄疾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詞人，他的詞的特徵，是能作深情之語而出之以奔放豪邁的姿態，在藝術風格上，他是繼承了蘇軾詞的豪放，然而他更多的是以悲壯沉郁，而不像蘇軾詞的曠達超脫，他不謹以詩入詞，而且詩詞文合成一體，打破了一切格律與音樂束縛的勇敢精神，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他的詞也是南宋最主要的一個詞派，同樣的他在詞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陸游是南宋一位大詩人，也是大詞人，他的詞飄逸而綿麗，但和詩的風格却兩樣，他的詞有時又豪放自恣。在數量上他的詞作繁多，而所給予後人傳誦者，真是無法依舉了。

（二）是詞的改進時期，在這時期裡詞起了一種新的趨向；是以姜夔為首，他是宋代格律詞的奠基者，雖然他的詞中有部分抒發亡國之痛，黍離之感的作品，但我們必須予以充份的估價；他是一個過份重視音律，悉心創作漫詞，寫了大量的詠物長調，這些作品顯然與當時現實社會距離得太遠了。但歷來評詞家對姜夔的詞，褒貶不一，如范成大說是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劉熙載說是雲霧縹緲之在，花則梅。王國維說是古今詞人格調之高，

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下功夫，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然而馬煦則說白石為南渡第一人，是千秋定論。這種種給予他的評價，都有其一定的衡量，我們可在其作品中看出。

（三）是詞的凝結時期，代表這時期的大詞人有張炎、王沂孫、蔣捷和周密四大名家。

張炎說：「南宋人，姜白石外，惟張玉田（即張炎）能以翻筆側筆取勝，其章法字法俱超，清虛騷雅，可見他脫盡蹊跡，自成一派。」他的詞有很高的成就，無論抒情寫景，都能圓熟渾融，而他的詞的特徵是；能在濃紅淡綠的綺語中，往往有悲憤的句調，然而在大體上說：和他同時的王沂孫、蔣捷和周密等都是和他同走一條道路的，他們都有一定的愛國思想，詞中因而也充滿了淒怨的亡國之音，然而在藝術上，他們刻意地追求格律，連篇累牘地用典用事，却給詞帶來專重於形式的傾向，也不覺中把詞帶走向衰亡的標誌了。



由狗談起

向陽

談起狗，人們腦子裡總會起一副強烈對照的印象：一個是張牙舞爪，一個是搖尾乞憐。又，我們平時罵人不好，喻之為「狗彘不如」，言下大有狗為最壞的動物之意。事實是關係的動物呢！狗還該是與人類最有着密切

狗是最勢利的，牠們的侍人是只敬衣冠不敬人。尤其是養在洋樓裏的狗，當牠們看到衣冠不整，樣子呆笨的人走近牠主人的住居時，牠們便會張牙舞爪，兇猛的撲向前來，把對方當作賊來看待。若是遇到衣冠楚楚，風流瀟灑的「煎頭曼」，牠們便會向前迎接，宛若遇到故知。

狗是欺善怕惡的，有時候你會以為狗勇猛無比，因為牠胆敢單獨追逐一羣牛，但，你知道，有時候，一只狂怒的貓，也會嚇退高大的狗？因此可見，狗並非是很勇敢的動物，牠的勇敢是要看時機，看場合的。有一句成語說：「狗仗人勢」。這成語充分表現出狗是最會仗勢欺人及其他動物的。對於弱小的動物，狗是兇猛無比的勇士，但是當這勇士遇到敢於反抗對手時，牠就會夾起尾巴逃跑了。對於主人，狗雖然不是勢利，但牠卻不會歧視主人。對主人，牠們會永遠忠心不二，縱使受凍挨餓也甘心情願。為了要討好主人，博取主人的歡心，牠們會使出最拿手的一招——搖尾乞憐。當主人出外歸來時，牠們會一直搖着尾巴迎上去，依偎主人腳邊，欲手欲足。遇着主人高興，便撫摸牠們一番，或在氣頭上，那牠們便成為最好的出氣筒，莫明其妙地飽嘗一頓拳腳了。雖然，牠們仍無所怨。有了這種種特性，狗可以說得上是十成的標準奴才了。當奴才的收場是怎樣呢？且看看吧！看門狗全是一意為主，日夜看守門宇，得到的酬償是殘羹剩飯。獵狗出生入死為主，獵取獵物，得到的只是主人從嘴裏吐出來的幾塊骨頭，警

犬的待遇或者好一點，但是，儘管牠們完成的任務不啻於警員，却並不會得到褒賞，受褒獎的是牠的看管人。若一旦任務實行得不好，牠們就要遭到處罰甚至喪命呢！

這些狗們雖都盡力地為主服務，得到的却是如此待遇。而另一種謂之「哈狗」的，所得的待遇可就不一样了。

哈狗實際上並無一技之長，要強說有吧，那該是牠的獻媚乞憐手段了。靠着渾身美麗的毛髮以及奉承術到家，使牠們能夠與太太小姐們同行止，同坐卧。吃的也是上好的肉食，這無怪羨煞許多貧苦人了。然而，靠着迎逢乞憐得來的寵愛竟不能長久的，一旦年老色衰，那牠們便再也沒車坐，沒肉食了。

論起來，這許多狗中還是哈狗最羨煞人。一些聰明人為着要過舒適生活一如哈狗，可恨爸爸不曾留下膠林礦場，這怎麼辦呢？於是靈機一動，他們便學起做狗主人了。狗是生就的奴才專家，尚且不能都得到主人的寵愛，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除了在迎逢阿諛方面要盡得狗的秘密之外，就有必要加些「什麼」才了。這「什麼」是什麼呢？大概是「三盡」吧！那就是有勢要盡，有架要擺盡，有風頭要出盡。這三盡是一而三，三而一的。這其中，有些狡猾的，伺機敲了主人一筆，便溜之大吉，這大概是屬於「狗彘不若」之流吧！因為在主人心目中，他們是不若狗之忠，彘之笨。一些忠實點的，等到主人對他膩了時，便只好出外做流浪狗了。

狗究竟是狗，牠的最好代名詞是——奴才。

在人類社會裏，狗的崇拜者的出現已有千百年之久了，發展至今，更不足為奇。但無論如何，這總是一萬物之靈的一種恥辱。在此，我奉勸所有已拋棄人格及欲拋棄人格而接收狗格的「人」，不管你們做的是走狗還是哈狗，總之，收場是一樣的。當主人需要你時，你儘量利用你，不需要你時，就把你宰了或趕你出去做流浪狗。

屁股後面搖尾巴的狗好嗎，可憐的朋友？

請別把話兒問到底

上比得高山
下深過河潭
然即不是青山
也不是海洋

青山有時也蕉黃
河水有時也涸乾
而它却是常青不老
萬世永生

但請別把話兒問到底
世上怎麼這樣崇高？
我只將帶着一絲微笑
低首不語……

要嘛，啾——
你自己跑進大漢山下
奔走在樹膠林里
膠樹將會開口說話

你可以問問他
一顆顆的樹桿他
要什麼不出呻吟
忍着刀割的痛傷？

你可以問問他
當太陽尚未升起
誰家的燈火
先把大地照亮？

你可以問問他
為什麼千萬顆心
默默地堅守着南方的膠山
交織着燃燒？

你可以問問他，更多……
但請別把話兒問到底
膠樹也將一樣微笑
低首不語……

少叻。



阿基 (續) 印度士著 演映譯

蘇拉士咪擁抱着她的丈夫，她感到無上的幸福，因為上蒼再讓她再在阿基的身邊享受另三十年的幸福。

第八章

光陰易逝，日月如梭地過去，轉眼間這時阿基已年屆四十二歲了，但從表面上看起來，他却像是一個只不過是二十九歲的人。像在這樣的年齡里阿基是否也是白髮斑斑呢？這也是一件不為外人所知的事，因為他的頭經常是剃得光光滑滑的，只要髮根一長出苗頭，理髮師就登門造訪了，以致在一個月之中，他最少要剃頭六次。

那些羨慕阿基身體健康的人都一直以為他的健壯是他的光頭所造成的，他們說人體所需要的元素，不只是從嘴從鼻進入，而且從髮孔輸送。由於這個原因的影響，因此在阿基的辦公室里可以看到許多把頭剃得精光的人士，看起來似乎是他的民族已經開始注重健康了，而不再是在外表方面顯耀。

阿基的主任已先他死去三年，他的死也為後人留下了一段傳奇的故事，據說當他臨死的一刻，他突然憶起了那個死不成的阿基，他以為，既然阿基可以不死，我又為什麼不能呢？於是他便使盡平生之力站立在床上，以一種有力的而又沙啞的聲調說：

「西蒂，兩年以後我才會死！」

他的妻子西蒂當然為他的這句說話感到吃驚，但她到底還是與阿基不同，本受醫生之囑不准移動的他，在講完這句話後，口里吐出一塊塊的鮮血，頓時仆倒在床上，一聲長嘆，與世長辭了。自此阿基擢昇為主任，而阿基的原職，則為「阿基之歌」之青年作者所彌補。

這個青年與幾年前的行為舉止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對工作表現得非常懶散；如果說過去

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而現在嗎，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自高自大的喋喋不休地談個不停，還揚言說他寫的詩已經壓倒了從古到今的詩人，從依求巴 (Iqbal) 到斯拉羅鶴夫 (Slanahof) 沒有一個可與他相媲美。說話的時候，聳動鼻，冷嘲熱諷，目空一切，顯得非常洋洋得意。除此之外他還公開說，在這個世界上，有那一個曾為寫了一首詩而坐牢的呢？只有我，只有我為了「阿基之歌」坐牢，他還說，他的詩就將被譯成法文，荷蘭文等等，說着這些的時候，鼻子像是裝上了彈簧一跳一跳的，好不得意。

在辦公室里他不再理頭工作，相反的他在編寫有關依求巴的評論，他企圖藉此到電台去廣播，但是當電台負責人到來訪問的時候，訪員問起他讀過依求巴那幾本著作時，他一時把書名都忘了，答不出來。

「我讀過他的三本作品，」他說：「但是由於這些書都被朋友們借去了，為時許久還沒有送回來，因此書名也記不起了，就這樣吧，只要你讓我做完這次廣播後，我一定把那些著作帶來給你看。」

電台訪員沒有回答他的說話，他一面微笑，一面將他的評論交回給他，同時也打開一本英文什誌，還指着書里的標題讓他看：「依求巴，偉大的詩人。」然後這訪員才對他說：

「這不是一樣的嗎？」說着他便帶着輕蔑的微笑着離開了。

他的臉雖是漲紅了，但他還是指着那離去的訪員而對他的同伴這麼說：

「他瘋了吧，像我這樣的人，會是文抄公嗎？」

他的同伴們沒有一個回答，但是大家心裏有數，原來他竟是個大文賊！

在阿基沒有多大改變，但是在家庭里可就不同了，阿巴與拉士蒂已經長大了，兩人都升入中學就讀了。蘇拉士咪却一天比一天肥胖起來，跑起路來的時候也覺動步困難，而且她還經常感覺頭暈。阿基也時為此事愁眉

不展，他恐怕當他年達六十歲時，她已先他而去，他覺得如果她能夠活着隨伴在旁，那是多麼的美好呀！

蘇拉士咪在回答阿基的顧慮時說：他大可不必為此擔憂，她堅信她是可以等待到阿基的末日的，她所顧慮的是，至於阿基死後，她還能活得多久的問題。

「其實，我們既是比翼鳥，阿基」她說：「只要你覺得你的生命會有騰空飛翔的一天，我也會感覺到，我的生命也會隨你消遙在雲霞之間。」

聽了蘇拉士咪的這一番話，阿基又重新感受到像從前所感受到的幸福一樣，他很疼愛地擁抱着他的太太，而他們兩人都感覺到，從不會有比他們那麼幸福的夫婦，將來也不會有。

為什麼人到頭來總是要死的呢！這是阿基疑惑不解的事，他認為如果古時的那些聖人、主會不死的話，那麼人類的情形就不會那麼糟。如果他們不死，這些聖人一定會為洗滌人類的生命而工作，使世人就像他們的死對這個世界是一個莫大的損失，所以他在精神上振作鬥爭，爭取自己的不死。

第九章

隨着時日的過去，阿基的心里起了一種很大的變化，這種隱隱而來的變化逐漸地明朗起來，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他感覺到的好像有一種尖尖的東西在刺戳着他，使他煩惱，痛苦。現時他已經不能滿足辦公室里的工作了，他真想一手把這些東西都掃到垃圾桶里去，許多年以來，他一直愛惜的工作，現在對他已毫無意義了，他覺得像是一樣東西可使他稱心如意的，他把他的舊書都賣了，購置了許多新書，書架書櫃里的新書眩目耀人，難道說阿基的生命也會為此而像鮮花怒放一般嗎？對於這些阿基也是全無所知的，但是有一天早上阿基不再上工，相反的他朝大學跑去，他見了校長，毫無猶疑的說：

「先生，我已經四十二歲了，讀起書來會太老嗎？」

「讀書是沒有太老的人的」校長說，於是阿基又一次重回學校的懷抱，所不同的，這一次是在大學里。

在這麼多的大學生之中，沒有人猜測得到阿基已是年達四十二歲的人，在他們看來阿基只不過是二十九歲，因此他們就以「你我」一感到驚奇的。

在大學里阿基選擇了法律系，他選讀了這一系列，到底是不是他自以為在飽受了法律的智識之後，則可以抵禦死神的侵襲呢？那就無人可知道了。人們所知道的，阿基是很勤奮於功課的，比起那些年青的一輩要認真得多。

上課的時候，他只需稍微筆記，回到家時他就把那些筆記釋成很長的文章，讀書他也拉不間斷，由於他的勤於功課，致使冷落了蘇拉士咪，這使她感到非常的懊惱，但久而久之，她終於忍耐了下來，任他隨心所欲。但是對於阿基和拉士咪，阿基却是很好的模範，有了父親的榜樣，現在他們也要升上大學讀書了。

不是嗎？再過幾年他們也要升上大學讀書了！在這間大學里也有好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就讀，其中有一些已經白髮斑斑了，更有一些連呼吸都感到困難的人士，也在埋頭苦讀。

年青的大學生經常嘲笑這些老人家，而且他們還經常追問這些老人家，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到大學來。但是在每一次的考試中都証明了，這些年青的大學生是遠不及這些老人家的勤奮和敏捷的。

有一天一個因此而感怒的年青大學生責問一個老人家說：

「到底您是為了什麼到大學來？」

老人家開聲哈哈大笑，然後才說：

「我們這些老人家到大學里來不再是為了學位，學位對我們已毫無意義了，不久，我們就將死去，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很想知道一些我們自己前所不能回答的問題。」

在旁聽着這一番說話的阿基，一時怒火中燒，他的生命又在吶喊了：

「說這樣的話的人，不是活着的人，是還沒有死去之前而死了的人所說的。滾開吧！這些寧願活生生地呈獻給死神的人。」

這一天阿基無心向學，教授的話從耳里進去，又跟着呼吸呼了出來，他的思潮已經飛翔在學校之外了。

他一直在想，如果這些人都寧可活生生地呈奉給死神，那麼萬一有一天死神的勢力被擴大起來的時候，那該怎麼辦呢？這些人真是一無長處，連一點鬥爭，反抗的力量都沒有！

要能夠抵禦死神的侵襲，活着才更加有意義。可不是，他三十年的反抗，不是把死神嚇得遠遠走高飛了嗎？他拚着生命在精神上與死神鬥爭，他為健康而鬥，為消滅肺病而鬥，結果他都勝利了。如今，這些年齡還不到五十歲的老人家却寧可活生生地讓死神奪去他們的生

命，難道他們都瘋了不成。

「我不，我才不呢！」阿基的生命在高聲呼吼。

這一天阿基放學回來，不像往日回到辦公室去，他逕自回家來，蘇拉士咪正在為小貓包紮傷口，阿基一見他脫口就說：

「蘇拉士咪，我讀書，一定要考取一個文學碩士」回來，這個學位，聽起來，嚕！是多麼的動聽呀！我還沒有老，也還不會死去，即使是達到六十歲的時候我也不會死的，我要活到一百歲：我已經將我的五十年貢獻給我的工作，這已經夠了。這將來的五十年我要活着一個學者一般。」

「那麼，我呢？」蘇拉士咪微笑地問道，因為她不了解為什麼阿基很突然地說了這一番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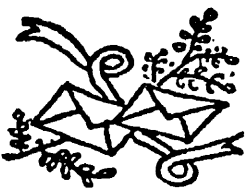
「你，蘇拉士咪？一阿基答：「妳可以跟着我活到一百歲，抑或是不能夠，或者是在中途要停下來，抑或是『罷工』的話，蘇拉士咪，更說不定，妳萬一會在七十歲死去，我除了會好好的埋葬妳外，我還會把鮮花撒在妳的墳上，但是……我還要繼續朝着我要走的路向前邁進的，蘇拉士咪！」

蘇拉士咪只是微笑地聽着阿基那沒完沒了的說話，然後她答說：

「對你那麼關懷我的屍首，我是感到滿足的，如果我真得會在半途停下來，而妳却要繼續向前走，我也沒有什麼為難的地方，因此，假使我也真的在七十歲時死去，我當會很寬心地把你送入七十歲姑娘的懷抱中。」

「那我是會考慮考慮的，蘇拉士咪！」阿基熱烈地將她擁抱。

(完)



表妹的日記

(續) 麗雅。

42 小明原是買有勞工意外險的，如今小明已經意外慘死；對於小明的賠償問題，老板却絕口不提，幾

經小明的同事們的追問，他才黑着脸，說是可以得到壹佰伍拾元的賠償。壹佰伍拾元的賠償，這是什麼

話！記得前一些時候，村子裡的一個學童，被汽車撞死，也還從保險公司那裡得到三千元之賠償，難道小明的性命就這麼賤嗎？老板就連這種錢也要吞沒，那還像個人嗎？這世界還有公理嗎？

我氣憤，工友們不平，但那狠心陰險的老板却置人們的議論於不顧；在工友們據理力爭之下，他才答應賠償三百元，還說保險公司實在只給壹佰伍拾元，另壹佰伍拾元，是因為同情我的處境，他自己多給的。

大家都認為那是一個不合理的賠償，工友們代我提出三十元之要求，但他不肯接受，相持不下，他恐嚇着說誰要再管這件事，他便要開除誰。工友們因為氣憤有意罷工，我因為不願看着工友們為這件事而吃虧，只好接受三百元之賠償。

我的境遇已足夠悲慘的了，人們還要吞沒我那一份應得的賠償金，問問大家公不公？問問大家這還是個民主合理的世界嗎？

43
有誰能告訴我，為什麼富人可以高枕無憂，窮人偏會屋漏又逢夜雨？

那一陣令人心震之搬運議論，猶在耳邊未失，賠償問題之交涉還在進行中，誰能料到一場浩劫的大火，會那麼無情的到來，難道說這天是意外？

火災，可怕的火災，它毀去了我的家，這對我並沒有什麼損失。我原是一無所有，使談不到什麼損失。它對於我真正的損失，是使我與村民們分散，使我從村民那裡得來的人情溫暖失去，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

當火災降臨時，人們在火中痛哭，逃跑，而我却慎定的帶着我的日記，靜靜的離開火場。我想我那時不是真的慎定，而是精神已經麻木，是人為的火災，把無盡的恨充塞我心腦，以致令我神經麻木的。

嚇！什麼賠償？什麼改善衛生條件！什麼給予更好的生活環境？一場人為的大火，不就那麼明顯地告訴了人，那只不過是一些美麗動聽的謊言吧了！

44
還記得在英校曠地上露宿的幾天，數不盡善良的人們，不斷把溫暖的人情，帶到我們心田中來，這是值得我們感激的。

然而，那幾位自認為是慈善家的胖子，滿臉的紅光，使我好象重新見到了那可怕的火紅，不由我心中升起了一陣憎恨的火焰來。

原是說每家可以得到數百元之賠償金，如今却只分得五十二元兩角半，與幾件舊衣舊褲，和一間應是早就為我們準備好了的平民屋。

誰也不知道各地善良的人們寄來的救濟金，是不是全都到了我們的手中來。

45
我因為只是單身一人，只好與一家人口簡單的人家，合住一屋。雖然一年之內可以不必繳房租，但我們已經失去了土地，誰又敢說有把握重新獲得職業，以應付生活的必須，以及一年之後的房租？

仇恨雖然令我神經麻木，但是我却也不能不為我往後的日子想想辦法。目前，再也沒有什麼比獲得一份工作更來得重要了。可是在這人浮於事的社會，想找一份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一路來，我都沒法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如今，我的命運難道會因為一場大火而轉好起來？我真不敢相信。

早上，買了一毛錢白麵包，向同住的林太太要了一杯白開水，草草結束了一個早餐。

覺得閒着無事，呆在家裡很是悶氣，整好裝想出門去，走到門口，却不知該往那兒去，就這麼呆立在門口，猶疑着。

「阿麗。」不知誰在叫喚我。抬起頭來，一眼就看到狗仔正向我走來，他是我的克星，我一陣心驚，立刻縮進屋子裡來，打算把大門關起來避他一下，不想已來不及，他已經把門按着了。

「阿麗，不必老是躲着我，我又不是老虎，不會把你吃了。」他又說。

「撞到了，沒辦法，只好低着頭說：『沒想到會在這裡碰到你，請進來坐一會兒吧。』」

「我沒有躲你。」我覺得我的臉在發燒。

「有躲沒躲都沒關係，反正我們又見面了。」他說：「我就住在妳隔壁的第三間，我們又成了鄰居，以後妳不想見我也不行了。今天我有事，沒時間和你詳談，明天有事情和說，妳等着我好了。」

狗仔的出現，對我的安全又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今天我雖然沒對日子還長哩，過去的事情他是不會忘記的，這叫我一個人怎樣去應付他？想起來真教我及驚又急。

46
「唉！真是一波未平又一波，我的命太苦了！」

昨夜，因為狗仔給我帶來了恐慌，使我不能成眠，今早，為了害怕狗仔的到來，一早便離家外出。本來在家裡，一個早餐只需一毛錢，今早的早餐却花了两毛半，想起來不免有些心痛，也增加了對狗仔的痛恨。

從早上七點半到下午三點，在街上茫無目的地溜着，口渴了又不敢進茶室，只得洗洗手間去，像小偷們的飲幾口自來水。到了下午，天氣實在悶熱，人也實在疲倦，肚子也餓極了。想想覺得躲一天却不能躲一輩子，要來的總是要來的，終於壯起了胆，回轉家來。

「對不起，狗仔吓來在廳裡。」我一進門，狗仔就在廳裡。

「沒關係。」他說：「其實，妳不必躲着我，過去也許我會使妳害怕，現在大家是落難的人，我們還是把過去的事情忘了，大家重新做個朋友吧？」

難道狗仔當真是改變了？我實在是不敢相信，對於他的提議，我不敢直說，只是以懷疑的眼光看着他。

「我知道妳是不會相信我的。」他微笑着說：「為了表示我對妳的誠意，我決定介紹一份工作給妳。」

「真的嗎？」心裡雖有所動，但我還是提防着他。

「當然是真的，我知道妳現在更須要工作是嗎？」

我問他：「是什麼工作，他說：『講起來是很不好聽，但是賺錢却是很容易，而且工作也很輕鬆。』」

「說明白一點，就是介紹妳到一個朋友的酒吧去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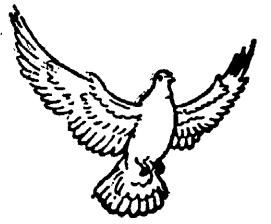
「當吧女？不幹，我人雖窮，却不幹這種下賤的工作。」

「他幹不幹由妳。」他說：「工作本身是沒有分貴賤的，當吧女，只要自己下賤，這種工作，根本就不下賤。妳好好的考慮一下，明天再找我談。」

他走後，想着他的話，似乎有點道理，我實在是需要好好的想一想。

(未完)





從一間建築物的窗口望出去

沙末·賽益作
楊旗譯

我從一間建築物的窗口眺望出去。如今我身在這間建築物並非意味著我是在這兒工作或是居住，而祇是為了到來徵求一份職業，想和一間公司的經理會見。

建築物外面的景物特別嫵媚。從窗口眺望出去，我看到一片和這間建築物相對的草場，一條車輛川流不息的馬路，兩輛鏟泥機正在海邊鏟泥，幾隻船兒懶洋洋地在停泊在海中。我等待經理已有相當長的時間，然而，仍舊不能見到他。據這兒的一位職員說：他的經理正忙著處理他的事務。因此，我也就一面等待，一面將目光投向外面。

我將目光投向一羣正在草場上飛舞的鳥兒，牠們正忙於尋找食物——蟲兒！——來充饑，我發現牠們得確努力追尋。見到這羣吱吱叫着的鳥兒，使我到我心中產生一陣陣的嫉妒，很明顯的，牠們尋找生計並不像我一般困難，牠們不需要任何文憑和證書，便輕易地獲得了，這實在不得不得我產生嫉妒。

我失業已經六個月了，這也就是說：我的飯碗已受威脅六個月，倘若是我自己本身還不打緊，可悲的就是我個人的飯碗受到威脅，就意味著威脅到家中五人的肚皮，因此，我感到萬分的焦急。

我已經想盡辦法去尋找職業，可以說每天都盡力而為，但結果仍然是一樣。得不到職業，而主要的原由是每種職業都需要英校的文憑，而我却只有巫校文憑。巫校文憑實在難以保障任何職業的。

有時當我見到我那張文憑時，無名的怒火便在內心燃燒，我真想將它拿來當包蠟醬的張用了。

無論如何，我仍然明瞭這並非是文憑的過錯，文憑只是一張證明書而已，錯的是寫在上面的資格，文憑上僅是說我畢業於巫校六年級

，獲得第二等文憑。此種資格是不能助我尋到職業的，我六個月以來失學的事實就証明了這一點。為何這種資格並不能助我找到職業呢？這純粹是教育基礎問題。巫校的教育基礎低落，所以文憑的價值也隨着教育基礎的失落而下降。

我仍不知道我的文憑實在價值多少，因為六個月以來，我都獲不到職業，但我的朋友加力爾却已經知道他的文憑是每月值七十五元，這代價也得確太便宜了。我的思想受到擾亂，當兩個馬來小孩走過草場時，正忙着追尋食物的鳥兒也立即飛起。

我懷着不安的情緒注視那兩個孩子，我覺得他們的命運也將和我相似。因為他們也是受巫校教育的。他們的頭頂戴着相當破舊的草帽，腳上穿着那鞋面已破爛不堪的白膠鞋，了解巫校的孩子的情況一般上都是如此貧乏的。倘若巫校已設立中學，其實我就恨不得它立刻設立，中學的文憑也許會有價值些。

我的眼睛隨着孩子走路的方向而轉移，他們向着車輛擁擠的馬路走去，小心翼翼地渡過熱鬧的馬路，然後被熙來攘往的車輛所遮掩。馬路上異常熱鬧，車輛川流不息，大多數的車輛都是閃閃發亮的，每輛的速度都相當的急速。

我注意着馳過的車輛，發覺多數巨型和閃閃發亮的汽車是為馬來人所駕駛，但在車內的人，而且多數是他族人。

我也必定會連想立他的兒子加林，加林和我也是個司機，他掌盤已足有二十年。由想起他

是熟交，他也被迫踏入他父親的後塵，成為司機。以往他也曾渴望能在辦公室內工作，但他的理想成了泡影，因為他的文憑對於辦公室的工由於久視那熙熙攘攘的車輛，使我眼睛感到一陣陣的疼痛，而且幾乎要暈倒，因此，我就轉換了我的視線，將目光投向海洋。

在海邊，我看到兩輛拖拉機在鏟泥，拖拉機發動的響聲隱約可聞。頓時，時鐘祇是指着十一點，然而，陽光却異常的酷熱，我驚嘆拖拉機手能在如火焰般熾熱的拖拉機內忍耐幾小時之久，我相信必定是為了我的肚子而不得不忍受着酷熱的煎熬。

我發現此地區已打下了建築大廈的地基。而且相信那地區必將要建築莊麗的大廈。由於這座大廈的建立，新加坡市又將更迷人了。於這三天前，當我在尋找工作的路途上，我退避了我的朋友加里爾，他說這地區將建築大廈為了一門大工業。話是誰告訴他的，我却無從知曉，但如果他述說的那般事實，我相信這公司將需要一批新人的手，只可惜他們所需要的人必然要擁有英校文憑的。總之，一切的工作的確不容易輪到巫校畢業生去做的。

我被驚醒過來，當我被叫去會見我所要見的經理。我滿懷希望地走了進去。

當經理告知我：我已經被錄取在他公司工作時，我是多麼興奮呀！同時，他也告訴我：在下月初便能來上工。這也意味着我家中五人的飯碗將減輕不少的威脅。

最後，我終於得知我的文憑——巫校文憑的價值，令我悲嘆的是我的文憑太便宜了，每個月僅僅是值六十五元而已呀！

(譯自「在火中狂奔」)



「蘇武傳」

讀後感

· 鴿子 ·

「蘇武傳」是節錄自班固的傑作漢書的。作者他是漢代的賦家，也是著名的歷史家。漢書是他受詔而作的官書，所以作者他是站在維護統治階級的儒家正統思想的立場，為封建王朝服務，不過其中也有重視客觀歷史事實和富有深刻的人民性的篇章，由於他佔有豐富可信的史料，又能作到實錄，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現實的生活，暴露和批判了統治階級的殘酷和罪惡，揭露出社會的種種矛盾，因而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像蘇武傳，霍光傳和張禹傳等。所以漢書在中國的歷史著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文學史上也是一部極有價值的著作。

「蘇武傳」的中心思想是在歌頌漢武帝時出使匈奴的蘇武，突被匈奴王拘禁起來，用盡了種種威迫，利誘的手段勸他投降，但他始終站穩立場、堅定信念、不肯投降侍敵！深刻地表現出蘇武堅持民族氣節，始終不屈的愛國主義精神。

文中寫道：「……天雨雪，武臥齧齒，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又曰：「……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具體地描寫出蘇武在險惡飢凍的環境中，仍堅決剛毅，抱着為國犧牲的偉大精神。這種凜然的正氣，使他雖在渴飲血，飢吞麩的處境下，竟也能維持至數日而不死。充份地表露出中國人民優秀的民族氣節。

又文中描寫李陵對蘇武的勸降，可說是本

文進入高潮的頂峯。由李陵的口中說出在封建的腐朽制度下，為臣者的愚忠和愚孝。好像蘇武之兄蘇嘉，為奉車都尉時，有一天扶着輦車下殿階，由於一時疏忽，輦車碰在柱子上，把車輾折斷了，蘇嘉受彈劾，結果犯下大不敬之罪。所以他就執劍自殺。我們站在今日的立場來評判，他的死，是封建統治者所壓迫的，當時蘇嘉只是為了表示效忠於君王而死，大沒意義和價值了。當然，這與蘇武在得悉張勝等所關下的禍患，而取刀自殺者，以及他只盼一死而絕不肯投降的行為，有着本質上的不同。蘇武的自殺是因為他覺得自己辜負了國家的使命，屈辱了全國人民的節操；全時他站在為全人民利益的立場上，不使國家人民因為他的投降而蒙受恥辱所採取的正確舉動。不過，在這一大段里，作者有意為統治階級服務，從事宣揚封建傳統的「忠君」思想，所以像蘇武這一典型人物，尚不能突破時代的局限，他曾說：「……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這說明了他的愛國思想是出自「忠君」的觀念，是值得加以批判的。但也不能為了這一點小疵，而抹煞了他的其他優良和崇高的品質。

作者更通過了愛國主義和投降主義，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鬥爭，反映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人格卑鄙的李陵，更加突出地表揚了蘇武的忠貞不屈，不為利祿所動，反而力斥叛國降敵的可恥的勇敢行為。但是作者在描寫蘇武將回國，李陵為他設宴送行時，曰：「今足下還歸……陵雖驚怯，令漢且貴陵罪，全陵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在這一段文字里，作者讓投降敵人的李陵，為自己的卑鄙行為辯護，流露出他對李陵的同情，這是我們應該加以批判的。即使李陵當時是假降，而漢朝却把他全家收捕治罪，那麼這不是能使匈奴王不會懷疑他是假降，而能竟成其為國效勞的偉大志願嗎？那能為了自己的家人被殺，就斷送了國家人民的利益和尊嚴，叛逆了自己的祖國！試想為了奉承匈奴王，他竟肯奉冷前往勸蘇武投降，這根本是個自私自利、卑鄙的小人作風。中國人民的優秀氣節，在他身上，找不到一點點的氣息！與蘇武的崇高品德，高度的愛國思想，形成了一強烈的對照，也更顯露出蘇武人格的偉大和高超。

金榜斯南莪

（續）

鍾山松

得名的傳說

（十一）

年老的彭古魯

不慎跌倒在椰林裡

人們攙扶他到家裡

他只剩下最後一口氣

他向斯南莪述說身世的秘密

斯南莪擒着眼淚說：

「敬愛的父親呀

你雖不是我再生之父

你却是我再生之父

你是我教養之父

你是我心靈之父

你

永遠

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垂死的老人

緊握着青年人的手

慈愛地說道：

「兜呀

你雖是個可憐的孤兒

我一向當你是自己的親孩子

彭古魯的衣衾傳給你了

孩子

以你的智慧、勇敢

你會給金榜帶來幸福。」

從不袒護親

他料理大小事情

有條有理無人不信服

困難却步

糾紛無踪

他管理之下的金榜

尊貴的巫師呀

在人們的心

逐漸失去了權威

狡猾的巫師以為自己

受到人們的冷落

斯南莪的能幹該負全責

倘若不設法把他剷除

自己就不會再有以往光榮的日子

（十二）

慶祝青年彭古魯二十歲生日的

熱鬧日子過去了

英氣勃勃的斯南莪

是向花敏娜求婚的好時刻

他帶了隨從

喜美奕地到金榜仔仔求婚去了

金榜仔仔彭古魯感到很為難

女兒一個不能嫁兩個夫婿

彭古魯古魯一方

富貴顯赫一方

斯南莪彭古魯一方

英雄盖世

他不能得此失彼

失去一方的交臂

自己的為難

他告訴兩位求婚者

願意聽聽兩位的意見

彭古魯斯南莪說：

「愛情不是東西

不能當禮餽贈

不能用金錢、權力博取

花敏娜的愛情

她自己該有自己的抉擇。」

明智的彭古魯古魯

也點頭同意

彭古魯古魯忙去徵求女兒的主意

可憐美麗的花敏娜

少女的心早在斯南莪的血液裡

然而、然而呀

馬來族傳統的禮教

把少女的言行綁縛

於是咬緊牙齦痛苦地說：

「親愛尊敬的父親呀

上半生托您的福

我已過了快樂、幸福的童年、少

年時代我以後的幸福

您會智明地賜予。」

彭古魯古魯無可奈何

彭古魯古魯要求道：

「讓我們聽從教門拉的旨諭吧

我們必須來場決鬥

勝利者就是花敏娜的夫婿」

勇敢的斯南莪彭古魯說：

「為了美麗的花敏娜

我接受這場挑戰。」

像風一樣傳遍遐邇

人們私下卜定

人們肆意豪賭

勝者該屬彭古魯古魯

斯南莪彭古魯

動作雖敏捷有靈力

但失敗不可異議

彭古魯古魯

有一套家傳基利斯的武藝

慕名的人

像波浪一陣陣地湧來

巴列西貢彭古魯也請到了

彭古魯古魯忙著招待

花敏娜過這三天

像受了無限酷刑的三年

她在夢中也禱告着上蒼

彭古魯古魯莫讓她失望

基利斯的決鬥掀起序幕

巴列西貢彭古魯

莊嚴地席地而坐

在觀衆圍成的圓圈的一方

彭古魯古魯牽着家眷

陪坐在公証人的身旁

花敏娜心慌意亂

這場基利斯的決鬥

關係着自己終身的幸福

兩位決鬥的青年一登場

觀衆鼓起了山洪的歡呼和掌聲

決鬥者從証人手中接過武器

巫師在他們的頭上洒聖水

呼吸

喘氣

驚叫

嘆息

一場激烈的、緊張的

基利斯的決鬥

把觀眾的心弦扣緊

英勇的斯南我
身手敏捷
巧妙地閃避一陣又一陣
基利斯致命的一刺
他的結實的手臂
已給劃破數道傷口

汗
混合濕透了衣衫

彭古魯古魯
他有家傳精湛的武藝
眼看對方要被自己制服了
勝利者的得意
顯露在他的臉上
酣戰已到了最後關頭

彭古魯斯南我
靈敏地飛起一脚
彭古魯古魯
手中鋒利的基利斯脫手落地
接着被按壓在地上
一陣雷鳴的掌聲和歡呼

激烈的決鬥結束了
勝利之神擁吻着彭古魯斯南我
他英氣勃勃
微笑着向羣衆躬鞠謝禮
他莊嚴地
脫下手指上的戒子
捧上給仔仔彭古魯
作為婚姻的信物

(十三)

彭古魯斯南我在家中
招待金榜裡的長輩
商議結婚的日期

請教風俗與禮儀

海盜來侵的消息平地起
三艘大船在笨珍河口停泊
數十名兇煞的海盜
分坐的小舢舨
已向金榜搖起

金榜人家心亂意慌
叫罵哭嚷連天
英勇的彭古魯鎮定如山
他招集金榜裡所有的人
他說：

「要保全我們的生命
要保全我們的財產
要保全我們的金榜
我們只有一條路走——
——我們必須團結起來

「不要驚慌
不要製造混亂
我已退賊的主張
請父老兄弟們合作。」

人羣爆起呼喊：
「但願教阿拉慈悲
英明勇敢的彭古魯
給我們消除這場大劫難。」

彭古魯斯南我
激昂地說道：
「消除這大劫難
必須沉着
不私自才有希望
懦弱
慌張只有自取死亡

「我的辦法不是萬全
大家總得來個商量
若有更寶貴的意見

生命、財產可保更妥當

「方法我向大家說一遍
砍下竹林裡的竹
破成兩片
三尺一段一端削尖薄
插尖薄一頭露出土面寸一二
在海盜來侵金榜的路上
密密麻麻地插上

赤足的海盜
肉體豈能和鋒利的竹片相抗

「受傷倒下的
大家肆意砍斬
多出海盜人數二三倍的居民
只要合力同心
強盜怎不喪胆。」

這場防禦金榜的戰役
靠着英勇的彭古魯的領導
金榜人家同心協力
奮勇向前
海盜死傷盈半
此後再也不敢來侵犯。

(十四)

彭古魯斯南我
與巫師達立誓不兩立
他們沒有直接的衝突
但有着間接的利害相關
彭古魯聰明一分
巫師的威信就會失去一寸
巫師達立日夜窺機
把斯南我除去

斯南我與花敏娜的婚期已在即
金榜人家也籌備大慶祝
蛇蝎心腸的巫師
也給這位喜慶將臨的

英雄彭古魯定下死期

明天即是結婚的大喜
今夜却括起大風雨
一條黑影迅速地從
彭古魯斯南我的家裡射出
消失在狂風暴雨
雷電交錯的夜晚裡

太陽還在山巒
彭古魯斯南我被殺的
惡耗播打着金榜人家的心房
人們聚集在彭古魯的屋前
哀哭、咒詛
令天地發愁

人們懷着敵愾同仇：
「誰是兇手」
「誰是兇手」
達立混在人羣中心驚胆戰

喜慶成了喪禮
接娶成了送葬
「英雄偏是那麽早壽」
「火，為何不能有恆光!？」

欲作新娘的花敏娜
可憐聽到愛人的死耗
她拿起父親的腰刀
鮮紅的血啊
在嫁裙上
擦開了朵朵紅花。

火的道路

(續)

「啊，不是不信！我不是不信！陳紫雲趕緊辯解說：「你能讓我明天才告訴你嗎？」

高笑明又失望，又不滿地說：「他沒想到你那麼優柔寡斷！」說着，就裝着很生氣地開了門要走。

陳紫雲見他這種態度，也有點生氣：「為什麼那麼不解我！」

她想：然後說：「你一點都不了解我的心！」

「做事情是一，二是二。誰跟你婆婆媽媽的？」說了，真的開了門出去。

陳紫雲呆了一陣，立刻一種惘然若失的情緒湧上心頭來，她怕高笑明這一去永遠不再回來了，而確實是愛他的，她不能失去他。於是她緊張地奔出門去，把高笑明拉回來：

「笑明，你原諒我，你原諒我！你不要生我的氣了，我答應你，我愛你……。」

九

一向無憂無慮的趙一青，在經過一場突然的家庭變故之後，他現在

在變得沈默寡言了。

在一個月之前，他還是個樂天派，現在却不得不默默地考慮現實問題了。

他在房子里來回踱地(足旁)着，一時望窗外，一時又坐回椅子上，最近發生的事情，又一幕一幕地出現在他眼前……。

一天傍晚，趙一青的父親從外頭回來，滿臉陰郁，一句話也不說，手里提了幾瓶酒，坐在桌子邊就一大杯一大杯地往咀里添。

「怎麼了？今天這麼遲才回來？」趙一青的母親問。

「不要喝太多啊，你身體不好！」她又說。

「多管閒事！咳嗽……。」他張開憤怒的紅眼叱喝一聲，隨即咳嗽起來。

女的知道丈夫一定在外頭受了什麼氣，也就不敢多說；但她又想：他是上了年紀的人，又有心臟病，怎可喝太多的酒呀。

「還是少喝點……。」

「滾開！」他暴怒了：「現在不喝，死了還能喝嗎？」

女的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忽的掉下眼淚來，走開了。

趙一青的父親繼續喝酒，喝得他感到胸部發脹。心里發悶的時候，他一手按着胸脯，再也支持不住了，差一點倒在地上。

「爸爸，爸爸，怎麼了？怎麼了？」趙一青緊張地喊。

「青兒呀！你爸爸完啦……。」

「爸，你別說這樣的話，天無絕人之路，你為的是什麼呀？」

「我的生意……生意……你伯伯，發悶，發痛……。」

「爸爸……。」

「担子落在你肩上……。」

趙一青的爸爸還沒說完，腳就一伸，眼睛一翻白……。

趙一青的家庭原來是相當富裕的，這不是因為他父親能賺很多錢，而且因為他像趙一青一樣，有多用多，有少用少。也因此，趙一青家里沒什麼積蓄，他父親只留下五千塊，在辦了喪事之後，就剩下無幾了。

現在，趙一青一家人的生活，立刻有了問題，他自己沒有工作，他的弟妹還在讀書，每個月沒有收入，剩下的錢很快就用光的。

「青兒，你想想法子吧，你已經高中畢業了。」他母親滿臉憂愁對他說。

「媽，你不用擔心，法子總是人想出來的。」

母親收拾起啦。

於是，他走去向他母親要。以前，她母親一定拿一張紅紅的十塊錢鈔票給他。

「拿一塊錢去，省點用啊，媽沒錢了！」他母親只給他一張一元鈔票。

「太少了，這怎麼夠？」他想了想：我買了一包香煙，剩下的錢搭車也不夠啊！」

「太少？再過幾個月，看我們連飯也沒得吃了！」他母親生氣了。

「用完再打算，妳那麼緊張做什麼？」

「哎呀！你想把我餓死呀？」他母親大聲地問他：「用完了你那里找錢？你說，你說！」

「這……。」

趙一青答不出話來，只好垂頭喪氣地走開了。這時，他開始感覺到錢的缺少，亂花錢的習慣也受了打擊了。

他本想拿了錢去找朋友的，這一下可沒有心情了，他心想：再過幾個月，可真的生活問題就沒法子解決了呀。

這時，他就想起了父親，要是他還沒有死，我可就沒有煩惱了，現在他死了，我連零用錢也缺少了，而且，以後一家人的生活……越想想越可怕，他不禁掉下眼淚來。現在，真的為他父親的死而傷心起來了。

父親是和伯父合股做生意的，他死時並沒有交帶清楚……對：我去找伯父談談！要是我承接了父親的生意，還怕生活問題不解決嗎？

「於是他把他的想法告訴他母親，他母親就說：

「夢想！你伯父那是講情意的，人！你父親的生意就是被他吃掉了，才活活被氣死的呀！」

這時，他眼前又是一片黑暗了。他過去只管有錢用就可以了，他父親的生意一點也不關心的，就連怎樣被他伯父吃了，他也一點不懂。

「那麼，就向他借一借錢吧！」他對母親說。

「他一分錢大過銅鑼！休想。」

「不然，就叫他介紹一份工作。」

「這也許還可以。」他母親同意了。

「那麼，拿多兩塊錢給我搭車。」他伸出了右手。

「騎車去！」他母親說：「你現在還不知道錢難賺嗎？」

趙一青一陣失望和羞慚的感情，一起湧上心頭來，他感到從未有過的難受，眼淚忽然湧出了眼眶。

「無奈何，只好騎了腳車去找他伯父。」

趙一青的伯父咬着一根烟斗，抹了一下八字鬚，眼瞪瞪地望着趙一青說：

「怎麼了？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沒見你上門來，這會可有何貴幹？」

趙一青見他那種傲慢而輕蔑的口氣，就有點氣了，他說：

「我父親的生意……」

沒等趙一青說完，對方就大聲

地描話：

「我早就知道你會提這件事！但是，太遲啦！你父親生前欠了我的債，他親自簽了字，把生意割給我啦！」

趙一青雖然知道他伯父使用手段吃了他父親的生意，但他對情況一點也不了解，無奈，只好說：

「我父親是你弟弟呀！不講信用也得講情義！我們一家人的生活……」

「情義？情義一斤值幾多錢？」他睜圓了眼睛，口沫星子直噴：

「有錢就有情義，沒有錢什麼都不必說！」

趙一青被他說得滿肚子氣，本想暴發起來，但一想：跟他借一點錢來吧，做一做小生意。

「好吧，那些事我們不談。」

趙一青頓了一下說：「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借一點錢來做小生意。」

「哈哈……」他笑得很難聽：「你是什麼人，也敢做生意？」

而且，老虎借豬！幾時才有還？！借給你，老虎借豬！幾時才有還？！

「等我賺了錢就還你！」趙一青有點氣憤地說。

「你什麼胎子？生就一副敗家相！還想賺錢？哼！哈哈……」

「放屁！你簡直不是人！是冷血動物！」趙一青不知那裏來的火氣，忍無可忍地暴發了起來。他也

不希罕他的伯父介紹什麼工作了，衝出門來！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裏，他抱起父親的遺像大哭了一頓，一直到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就這樣，家庭突然的變故，把一個無憂無慮的趙一青變得默默無言了。

他現在坐在椅子上，腦海一直

想着今後的生活問題，他再不敢說「天無絕人之路」了。他越想越可怕，越想越前途茫茫，似乎前面只是一條絕路……

他母親看他默默的坐在那里，忍不住說：

「你十二年的書讀來做什麼啊？不想法子找工作？」

「到那裏去找！」

「你就連一個朋友也沒有嗎？」

提起朋友，他就想起了周思文，高笑明和梁萬全他們，想起了他們，他才記起來，已經很久沒有和他們見面了，而自己的遭遇，也許他們還不懂吧！是的，我應該找他們商量商量一下……

「苦惱，苦惱，真是苦惱！」李紅英一走進梁萬全的家，往長櫬上一坐，對梁萬全說：「我生平還沒有碰過這樣倒霉的事！」

梁萬全這時正在對着窗外的松樹凝視，聽見李紅英的聲音，就回頭來看了一眼，並不注意她講的話，只是說：

「剛才我看了周思文的情詩，原來他在戀愛啦！他的對象一定是莫來香，可是我在想，他和莫來香怎麼合得來呢？」

李紅英根本就不耐煩聽梁萬全的話，走過去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嘿！聽我先說嗎！周思文什麼的，等下才談！」

梁萬全莫名其妙地乏乏（目旁）雙眼，奇怪地看着李紅英，以為李紅英有什麼嚴重的事！

「到底有什麼事？」

李紅英這才坐回櫬子上，停了一停才說：

「你說氣人不氣人，我昨天去

陳紫雲的家，問她要不要教幼兜班，沒想竟碰了一個釘子！」

梁萬全鬆了一口氣，慢慢地說：

「我以為什麼大不得了的事，你是說陳紫雲不答應了？」

「何止不答應呢！」李紅英幾乎喊了起來：「我差不多是被她侮辱了一頓。」

李紅英把那天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梁萬全，梁萬全聽完了，眉頭

緝了一下說：

「你會不會知道，她對你的態度突然改變了？」

「鬼知道呢！」李紅英說：「她說我們把她當工具；我差一點一巴掌打過去！」

「不！」梁萬全站了起來，走了兩步，望一望窗外，又走回來，對李紅英說：

「我們做事情怎麼可以這樣衝動！你要爭取她，你就必須容忍她！」

「她是正在要求進步的人，她可以犯上一個錯誤，但我們却不能犯口氣太嚴厲了！」梁萬全覺得自己的

「紅英，我不得不批評你，你的性子是要改一改的，你當時不該和她反臉，你所要做的，就是了解她為什麼會對你那樣，你想想，你現在既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又和她攪壞了感情，對我們的工作有什麼好處？」

李紅英被說得低下了頭，心里一陣難過，她想：我為什麼那麼該死，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懂呵！想着，她就負疚地說：

「我真的太糊塗了！」

梁萬全見她負疚地認錯，好像還很難過，就安慰似地說：

「紅英，現在不必難過了，你所要做的，就是設法去了解陳紫雲

——

——

——

——

——

——

——

——

——

——

——

——

——

——

——

——

——

——

——

——

對妳有何不滿。」

李紅英點了點頭，然後在默默地想：我已和陳紫雲鬧過了，這回要去了，她，可就更難辦了！

當她正在想的時候，門外忽然喊起了一陣聲音：

「老梁，老梁！」

梁萬全一聽是趙一青的聲音，就迎了出去，把他帶了進來。

趙一青垂頭喪氣地走了進來，硬挺挺地在椅上一坐，一句話也沒說，只是一咳……地嘆了一口氣。

梁萬全和李紅英看了這情景，都驚愕地張大眼睛看着他，心裡都有個疑問：老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一個樂天的人忽然就變得唉聲嘆氣了？

趙一青靜默了一會，才疼心地說：

「完啦！完啦！一切都完啦！你就對我們說了嘛！」李紅英焦急地問。

「唉！天有不測之風雲——！趙一青傷心地說：「我老子死掉啦！」

「吓！梁萬全心裏一怔：「為什麼那麼快？沒有聽說他生病！」

「他生意失敗了。」趙一青把手按在自己的胸脯，極力地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本來有心臟病，一氣就氣死了！」

趙一青再也忍不住了，眼淚從他眼眶里滾了出來，聲音也哽咽着。

李紅英見他這樣傷心，不覺也難過起來，她感受到如失去親人般的痛苦，當時她父親在建築工場地跌死時，她哭得聲音都啞了。她想：像我這樣硬性子的人都忍受不了，

何況老趙呢？他還沒有受過這樣大的打擊！

「你不要難過了，」李紅英安慰他說：「人死了，那有什麼辦法呢？」

「妳不知道，」趙一青說：「我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我父親一個人，現在他死了，這一家子將落到我這個大兒子的身上，我怎麼挑得起啊！」

「這確是很難辦到的事！」梁萬全想：要是像我一向來就在貧苦中生活，那倒是在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的人，一下子去適應貧苦的生活，可就需要很大的努力了。

「老趙，生活就是戰鬥，你聽過這句話嗎？」梁萬全鼓勵他說：「現在的問題，不是你願不願過苦生活的問題，而是你必須面對這在生活的風暴中歌唱，軟弱的人，只有在風暴中死亡！」

趙一青不再哭了，他揩乾了眼淚，悠悠地說：

「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我祇還有一線希望；希望會考成績好一點，還可以找一份工作——我真後悔，當時沒有認真去準備！」

「會考？這會是你唯一的出路嗎？」梁萬全想起了周恩來，想起周恩來對會考的態度，這回，趙一青也怪不得他其他的了，可是誰能擔保他們不會失望呢？於是梁萬全接着說：「假使你會考不及格，那又怎麼辦呢？」

「連我自己也不敢想我將會怎樣！」趙一青眼睛注視着地板：「生活要我怎樣走，我就怎樣走！」

「不！你還是可以掌握你自己的命運的，你試想想，周恩來的家庭比誰都窮，可是他能生活下去，

李紅英自從她父親死後，只靠她母親洗衣過活，她還能靠教家庭補習而讀完了中學；我的環境你更了解，我姊妹很多，只靠我父親一個人，在機器廠工作！」梁萬全知道，趙一青現在需要的是信心和幫助，就對趙一青說：

「你還記得嗎？上回在周恩來家集會，談到你的志願時，你說：『天無絕人之路，條條大路通羅馬。』為什麼現在就那麼沒有信心了呢？在我們面前不是沒有路，而是你還沒有看見那條路！」

「是的，我發現我的生活態度完全改變了。」趙一青的情緒稍微鎮定了一些：「過去我以為『天無絕人之路』可是，生活却絕了我的路！現在我才發覺，我是一個迷失了方向的人，多么希望別人的幫助呵！」

「以後，你是和我們同在一條生活線上的人了。」梁萬全輕聲地說：「你過去常常在經濟上幫助別人，現在，我希望我能夠在精神上幫助你！」

「只要你和我們走在一起，」李紅英也在啟示他：「我相信，你將會走上一條新生的道路！」

趙一青現在真正地感覺到友誼的溫暖了，真正地體會到梁萬全和李紅英對他的深摯的關懷，他知道梁萬全和李紅英對他的關懷，並不像高笑明那樣，高笑明簡直就沒有同情心！他想起高笑明對他的態度，他心裏就要冒火！

原來，他剛才去找周恩來，可是周恩來出門去了，就去找了高笑明。當趙一青把他的不幸遭遇說給高笑明聽了后，高笑明竟若無其事地說：

「父親死了，有什麼值得傷心的！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温情主義的情緒！」

趙一青滿以為高笑明會同情他，滿以為高笑明會說一些安慰的話，可沒想到，竟被他奚落了一頓。他覺得，高笑明太不了解他了，他的生活難題吧？於是他說：

「笑明，你也許還不了解我現在的處境，有幾個弟弟妹妹在讀書，差不多要面臨失學了，我一家人的生活，也不知道要怎樣解決。你想想呵，這樣的担子落到我身上，我能夠挑得起嗎？我能夠不想起父親，能不為父親的死而傷心嗎？」

高笑明有點氣，他想：你竟然不同意我的批評了！哼！什麼東西！

「那麼，你就盡管去哭吧！」高笑明伸長了脖子，嘴歪在一邊，不屑地說：「像你這樣經不起打擊的人，還有什麼前途！」

趙一青被他說得非常氣憤，非常傷心，非常失望，他想不到，和高笑明同學了這麼久，他會那麼的無情，他會在人家痛苦的時候說那樣的話！

「你簡直是個冷血動物！是冰霜！」趙一青說了，就憤憤地離開了他的家。

走出了高笑明的家，他傷心地伏在牆壁上哭了，他再也想像不到，像高笑明這種自稱認識很高的人，對於他的不幸會無動於衷！他此刻是完全失望了！「完了，完了！他呢？還有誰會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呢？」

後來他想起梁萬全，他擔心梁萬全也會和高笑明一樣，把他批評一頓。然而，他還是找到梁萬全的家來了。

未完！

南光電器公司

吉隆坡增江新村北區大街五十八號

Nan Kwong Electric Co.,

No. 58, Main Street, Jinjang North, K. Lumpur.

電話 TEL: (35) 465

◀ 承接 : 電器 水喉 大小工程 * 精修 : 各式電器用具收音機等 ▶

*Contractors for Electrical Fittings, Plumbing and
Radio Repairing*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United (Selangor) Press

NO. 8 & 10 JALAN LENGKONGAN BRUNEI,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21090